

工业的白天鹅和数字的湖泊

安徽·欧阳健子

这是一湾蕴含科技与数据之水的经济大湖泊!

这是一只振翅欲飞一鸣惊人的工业白天鹅!时间与科技的双手,改写了经济开发区的前世今生,给这个文化之城插上了凤凰涅槃的翅膀,赋予了一张白纸花朵一般全新美好的内容——

标准化厂房和数字化车间替代了城市郊外的荒野之地和零散的村落。诗意的道路和花草替代了杂乱的坟墓和参差的杂树。智能设备生产流水线与激光焊接切割的声音,替代了芦苇的摇曳和乌鸦的飞鸣。

超薄玻璃。电子操作系统。航空航天卫星导航。雷达跟踪系统。装备制造电脑超算。光学感应。软件集成。

绿色环保电池。电能汽车配件。降解包装。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央企国企与民营企业合作,招商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外资与民营资本合作。合字之下,要素和能量犹如涓涓溪流,汇聚成湖。合字之下,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合抱之木。

一束转型升级的发展激光
一道闪电般的改革洋火
一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强大风口
一只在创新湖面上展翅高飞的工业白天鹅

这是一座千年文化古城。“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今不眠”,嬉子湖的美丽湖光,倒映着龙眠山的迷人山色。

源远流长的桐城派文脉。清婉悠扬的黄梅戏唱腔。“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院士之乡。“让他三尺又何妨”礼让包容的六尺巷道。开发区的大地上与天空中散发着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无处不在的气息与工业、资本、技术、产品紧紧相连、缠绕和拥抱,知识的阳光由此照亮了技术的刀刃,无限的风光和魅力就此产生。“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方言,不同地域。所有的客商和工程师,如天鹅栖身,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品世界。

他们的心与开发区的发展的脚步同频共振。像一朵花与蝴蝶的翅膀在春风里同时绽放。

他们在院士工作站、博士实验室播下新产品的种子。在车间里发芽,开花,结果,撑起开发区发展的天地。

他们仰望星空,眼帘里是一个开发区华丽转身的背影。

他们喜极而泣的泪水,哪怕最小的一滴,也胜过一切珍珠。

每个打工的人,无论敲键打盘移动鼠标,

还是手提电焊机,无论点击自动控制系统,还是操作数控机床。

打工的人们,用一双诗意智慧的双手,提炼黄金时代的珍贵纯度。他们的手,沾满了家乡的月色和泥土,沾满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牵挂,沾满了工厂车间生产线上的油污铁屑,沾满了普通平凡的烟火与灰尘。他们认真地赚取人间最干净的工钱。

一双手,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上,牢牢地伸进工业的深处,并由此触碰到工业的灵魂。

那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像苍天厚土的父母将一把良种播进田间地头,像水稻的根系深深地扎进土地。

从大学校园到智能化车间,青春在这里闪动。青春与大工业、大机器和大数据说着动人心弦的话题。那流动的生产线就是流淌着的生动语言,犹如瀑布般倾泻而出,词汇和想象间充满了热带雨林般宏大的繁衍生息能力。

他们用眼睛阅读着自我研发的设备和产品,犹如他们的父母在辽阔的五月收割金黄的麦子和油菜。

开发区流动着的是一股青春的风,一道创业者和拼搏者人生的美丽弧线!

点琅。烧琅。磨琅。鏊金。

环环相扣的工艺流程,如同诗人对于意象的运用,对于词句的把握,如同一只白天鹅在湖面上幸福自由地嬉水。心灵手巧的大国工匠,以铜质的定力和耐心,以炉膛里火焰的靈魂,让民族的厚重历史和鲜明特色在一件铜器工艺品上,呈现出中国漆器的细腻、中国炉器的气韵和中国瓷器的光泽。它们造型各异,工艺精湛,栩栩如生。那般晶莹透亮,鲜丽醇厚,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如金声玉振,观之如明霞散绮,讲之如独茧抽丝。

聚焦一枚取名“金枝玉叶”的镇纸:由一只金黄色的蝉和一片翠绿叶子组成,蝉为知能了,通“枝”。叶边卷起,似经风摧,有动感;蝉匍伏不动,动静交融。一方灵动飘逸的镇纸,浑身散发着中国民间艺术的宝光宝气。

在高新区,哪怕一滴微不足道的科技之水,也能折射出工业时代的金属之光。哪怕一片空白,也能看到白天鹅飞翔的翅膀!

因为,每一滴水的背后都有一片湖泊
因为,每一片羽毛的背后都有蔚蓝的天空

作者简介:欧阳健子,男,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诗刊》《散文》《星星》《诗歌月刊》《安徽文学》《绿风》等百余家报刊,获奖和入选书籍百余次。大学时代著有诗集《家园》。现任安徽省桐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家乡的秋风

安徽·闻波

那从家乡吹来的秋风啊
路过奶奶家的时候
请你慢一点慢一点
因为我怕奶奶的脚步跟不上你
奶奶肯定会让你捎给我一些叮咛

那从爷爷的烟斗吹来的秋风啊
请你轻一点轻一点
因为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爷爷
刚在门前的树荫下打起鼾声

从我这里吹过的秋风啊

当你从爷爷奶奶的坟前吹过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我为他们点亮了一盏灯

露天电影

河北·李建新

工会大院座落在运河西岸,新华桥北100多米处。

当年,县里大大小小的活动,几乎都在工会大院里举办。比如重大节日排演节目啦,公审大会啦,露天电影,篮球比赛,消夏晚会……

小孩子们放暑假了,再也不用按时上学,按时写作业了,最爱的就是看露天电影。

早早的吃罢晚饭,拿着小板凳或小马扎,出门在胡同口大声招呼两嗓子,随便哪个门口都会出来一两个孩子,基本上年龄相仿,差不了几岁。

于是,大的领着小的,男孩子在前面跑,女孩子在后面追,你追我赶地不一会就到了工会大院。

院子里的篮球场东面,两根碗口粗的棍子上,拴着一面墙那么大的白布,风一吹,呼啦呼啦的,两三米外的地上已经坐满了人,老人们一边聊天,一边用手里的蒲扇呼闪着蚊子。

一般坐在那里安心等待的,大都是女孩居多;而男孩子们,早就一帮一伙的玩去了。有的跑到北面“戏台”上翻跟头,有的爬上树找“知了猴”,有的干脆上篮球架子上坐着去了。

天一擦黑,差不多有八点来钟了,放映员就开始把两个大木箱子打开,搬出机器,把片子挂到放映机的轮子上,两个轮子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缓缓地转动。

出双手挡在光束前面,几只巨大的手印在屏幕上不停地晃动,直到片子接好,继续播放。

我记得当时影片里有句外语外音:“日本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里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地看,叫日本鬼子挨揍又挨炸,一个身影也看不到。民兵们因地制宜,自食其力”,亲自动手造出了地雷和连环雷,他们根据不同的军情、地貌、机会和敌人行为的规律性,灵便恰当地使地雷“活”起来,使地雷战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用四句话概括就是:“假假真真,虚虚实实,死雷活用,四处盛开。”

当最后日本鬼子被连环雷“一勺烩”的时候,大家禁不住站起来欢呼鼓掌。觉得还不够过瘾,强烈要求放映员再放一个。

直到看着放映员有条不紊地收了片和机器,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起身,一边回味着剧情,一边讨论着里面的情节,有的甚至学着里面的主人公,说起了台词,别说,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几十年过去了,家家户户有了电视电脑,很少再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了,露天电影更是难以见到。

每次路过新华桥头,都会忍不住驻足回望,回望工会大院原址,回望缓缓流过的河水,回望那一去不回的年少时光……

最扫兴的就怕看着看着忽然停电,或片子在冒节上断了。大家正在兴头上,突然一停下来,你就听吧,鸡一嘴,鸭一嘴,纷纷地问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好?有的坏小子一边发出怪叫,一边伸



戏水

黑龙江·孙世华 摄

村庄的记忆(外一首)

安徽·徐盛

总是那么的,显眼
还没到达村庄,你最先
看到村庄上空,树上鸟巢

仿佛,已是村庄的一种标识
当你隐约看到鸟巢,就会知道
村庄,已近了

当你离开村庄

直至看不到鸟巢时,才觉着
村庄,才真正在身后消失了

这高举的粗碗,在黄昏已盛下
白天的光阴。也像耳朵
也静静听着李翠娟的苦诉

在夜晚,当没有月亮照过来
鸟巢,成了另一种月亮

在风中摇晃,抚慰着什么
这是村庄通用的膏药?
灰褐色地贴着,能镇痛
也能除痒

你看,天一亮。三三两两的
鸟巢,与旭日一样起得早
像昂起的几颗头颅,远望着

静物

一只杯子,死了
我为它,伤心过
一只杯子,没有摔碎
就死了。它——溢满了
再也无法盛下别了的

一只杯子,在桌子一边

站着。杯底落满
尘埃。在空荡中
冷冷地看着
一切

那个盛着半杯玫瑰花茶的
杯子,多么安详

仿佛一个孕育的少妇
腆着,小小的肚子

一种生长的喜悦
在空中

慢慢地,弥散

作者简介:徐盛,原名徐胜,安徽省巢湖市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见于《星星》《诗刊》《诗潮》《诗歌月刊》《安徽文学》《散文诗》等,并有作品入选《新时期二十年诗选》《2018中国诗歌选》等选本。